



红杏伴着乡音来

□ 李燕翔

周末大清早，楼下传来乡音浓重的叫门声，老父亲慌忙起身下楼。进门的是老家的一个侄子，他给父亲送来了刚从杏园里摘下来的红杏。这个侄子平时来城里并不多，小满季节一过，红杏飘香的时候，他都准时进城送几兜子老家的红杏。老父亲每次都说城里啥都有，大老远的以后不要再送了。可那个侄子总是憨憨地一笑，浓重的乡音就灌满了整间屋子：“大伯，这红杏里有咱老家的味道啊。”

饭桌上滚落的那浑圆、光鲜的红杏，每一枚都浓缩了老家大地日月精华，它和生硬亲切的乡音共同散发着来自纯净自然的生命气息。

每年看到送来的红杏时，老父亲脸上都呈现出兴奋的红晕，手脚也神奇地麻利了许多。他像小孩子一样挑一个最大最红的举过头顶，对着太阳眯着眼睛转几圈，然后在手心中细细品玩，在衣袖上擦拭一下，轻轻咬一口，表情夸张地细细咀嚼，深深地叹口气说：“甜！真甜



啊！”我也拿起饭桌上的红杏尝了一口，也就是淡淡的酸甜软糯的口感，和街上售卖的红杏并没有什么差别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相信父亲的感慨是发自内心的。

红杏送来后，父亲总要亲手将其分类清洗重新码放整齐。熟透软糯的红杏摆放在水果筐里招待串门的左邻

右舍，半红半绿的码放在阳台上烘晒催熟，如果看见红杏上还长着杏叶子的，必须用细线系上，挂在阳台上……父亲虔诚地告诉家人，窗前挂起红杏，家里的生活就会红红火火兴旺发达。别说，每年父亲将老家送来的红杏在窗前悬挂起来后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一家

老少的心情都格外舒畅。

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也渐渐理解了父亲对农村老家红杏的情感。他在农村生活七八十年，熟知那片土地上的各种农情农事。父亲翻弄着月份牌念叨着红杏快下来了，说着说着，楼下就传来了浓重的乡音：“大伯，开门！今年的红杏下来了。”听到喊声，父亲的腿脚似乎一下子就好了，总是亲自下楼开门，我站在窗前向下望去，心底涌起热浪。每年父亲都说别让侄子再送红杏了，其实，一到这个时节他心里整天都惦记着老家的红杏呀。

望着饭桌上那堆红杏，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与其说父亲怀念家乡的红杏，倒不如说是怀念那乡村生活，怀念老家那阳光、风雨、田野、小河。阳光雨露秉承着神秘、神圣的意愿，化作神奇、多情的红杏被送到城里，走进楼房，捧在父亲的手心。

我知道，在父亲的世界里，有种不为我所熟稔的温软和甜蜜的存在，它养眼、养胃，更养心，那就是老家杏园里新采摘下来的红杏啊！

小得盈满

□ 林春霞

小满来到，麦子灌浆，一切都刚刚好，浆水中孕育着果实，那将满未满的果实给人以期许，给人以美好！《菜根谭》中曾说：“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醉。此中大有佳趣。”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也一样，满而不溢，满而不盛，此中大有佳趣。

“小得盈满”，这像极了我们的人生，知道未来可期，还需努力拼搏，才能顺势而上；也知道前路坎坷，还需调整心态，才能随缘自适。我们的一生会面临许多诱惑，平平淡淡的人生固然很好，可谁又不想自己的人生充满色彩呢？那

么，有谁的一生都是在惊险、刺激、有色彩的生活中度过吗？

“小得盈满”的人知道满足，懂得见好就收，摒弃十分人生的飘然，这才是“小得盈满”的一种姿态吧。范蠡和文仲辅佐越王勾践。他们陪着勾践一起忍受屈辱，成就勾践春秋霸业。可是，范蠡知道见好就收，懂得“小得盈满”的人生准则，因此，他能逃脱厄运，快意江湖，最终相忘于江湖。文仲呢，不能控制自己的心态，总以为自己劳苦功高。文仲的姿态决定着他的命运，不满足最终会害惨了自己甚至亲人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

无怪乎《菜根谭》中说：“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，陆机以才名冠世见杀，霍光败于权势逼君，石崇死于财赋敌国，皆以十分取败者也。”以史为鉴，“小得盈满”能让我们适可而止，进退有度。

人的一生真的很难说。优越的条件会使我们的人生得意，会使我们性格中的张扬、乖戾因子，如发酵般膨胀起来，人对物总是睥睨着，就差“唯我独尊”喊出来。平淡的环境又会使我们的人生失意，会使我们性格中的卑微、无趣，如在放大镜下受到聚焦般灼烧起来，人对物总是抱怨着，就差“命本该如

此”喊出口来。而“小得盈满”的人，则是谦逊温恭，格局深远。别人取得的成绩，会激励自己更加奋发，向优秀靠拢，向目标进军，又会不卑不亢，始终以一种我已经尽力的心态面对人生，即使失败又何妨，毕竟人生没有大满贯。

因此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小满人生很重要。把握住自己的人生，不要担心小满不圆满，也不要疑心小满人生太吃亏，要知道，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都是内心超然的人。不咄咄逼人，不嫉妒，不贪心，不堕落，我们普通人也能做到，不是吗？

属羊的母亲

□ 王霞

母亲属羊，在农村人看来，这并不是一个好属相，注定一生劳苦。父母凭借“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”结合，生活中也有磕磕绊绊，但一路走来，相互搀扶，幸福包容了劳苦。

母亲信命，属相牵绊了母亲的一生，让她学会了宽容，她的忍耐、顺从，在我成长记忆里不可磨灭。善良的母亲没有怨言，只有无声的忍耐、顺从。有时候，听到母亲在厨房低声哭泣，幼小的我却无能为力。

母亲是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有着高高的个子、匀称的身材。虽然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却难掩母亲的美丽，年轻时是女人们比较的对象。现在，母亲

爽朗的笑声仍然清脆，花白的发、眼角的皱纹尽显慈祥和蔼。

母亲只读过夜校，字不认识几个，但她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。在与邻居玩伴的吵闹中，不管谁对谁错，她总是轻声安慰我的小伙伴，还把他们的送回家。

母亲是个热心的人，每当村里有红白喜事，只要找到母亲，她总是笑着应允。由母亲嫁娶的小媳妇就有十几个，而每次作为酬谢的只有一捧经过红墨水浸泡的花生、几个小火烧。在当时，那也是我们认为荣的事情。

生长在农村，就意味着与土地斗争，与生命抗衡。父母没有太大的奢望，只是祈求孩

子平安和一亩三分地的收获。母亲勤劳，就像没有边际的原野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不知道什么是疲倦。母亲从来不看时间，她总说，农民没有时间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锄完地里的杂草，麦子又抽出了穗花。

晨光中，母亲哼着小曲，用锄头丈量每一寸土地；斜阳西下，母亲爽朗的笑声在田埂上荡漾。母亲满目绿色的希望，像返青的麦苗，年复一年，从未减少。一个庄稼女人的希望便耕种在一双儿女和一片绿色之中。

母亲粗糙的双手，扛锄头，做针线，样样在行。她心灵手巧，针线活儿总会做得人赞不绝口。她总会在我的衣服上绣上图案，一串串紫色

的葡萄，一对对游动的小鱼，那是我向小朋友炫耀的资本。而现在，我却拿不出一让孩子炫耀的资本。她也总会给我们做可口的三鲜馅饺子、百折的豆包和黏牙的年糕。无论春夏秋冬，她的手总是突兀暴露着青筋，每一处关节都裂开了口子。

世界上除了母亲，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视我如生命。我远嫁他乡，成为母亲最大的牵挂。每一次，未迈进朱红色的大门，我便大声喊：“妈，我回来了！”母亲应声而出，有时候手上沾着面粉，有时候手上带着顶针，满脸含笑站在我们的面前。我多么想这种情景化作永恒，在我的眼前，永不凋零。

餐桌上的清凉一夏

□ 马亚伟

夏日炎炎，人很容易没食欲。肠胃似乎厌烦了这炎夏，急需一丝清凉的慰藉。母亲每年夏天都会调整餐桌上的饭食，来满足我们的需求。

我的生日在夏天，母亲会亲手为我做凉面。我家用一顿凉面拉开夏日饮食的序幕，自此凉面就会隔三差五登上餐桌。母亲做凉面，面条必须要手擀。手擀面有嚼劲，特别好吃。不过夏天擀面条是很考验人的，天太热，相比做其他饭食来说，擀面条算是体力活，和面、擀面都需要体力。母亲身材瘦小，和面、擀面都很吃力，我经常见她“咬牙切齿”用力的样子。厨房里闷热，母亲的肩膀上搭一块白毛巾，随时擦汗。面和好，面片擀好，到了切面的时候，母亲就自如多了。然后母亲把面条拎起，一抖，细长的面条就在她的手中垂成一条瀑布。母亲的这一番动作颇有大厨风范。

夏天的凉面真的是让碗底生凉呢。把调料、菜码准备好，油盐酱醋麻酱蒜汁等调料要搭配好，菜码是黄瓜丝、胡萝卜丝等。面条煮出来之后，在冷水里淘得凉凉的，放上菜码，浇上调料拌匀，就可以吃了。夏天的凉面吃起来清凉爽口，回味无穷，永远都吃不够。

还有一样美食，是夏天的标配——绿豆汤。熬绿豆汤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提前熬出来，放凉了再喝味道最好。餐桌上有了热的饭食，通常要搭配绿豆汤。绿豆汤解渴消暑，还能清热解暑。有时候，母亲会在绿豆汤里放点白糖。这点白糖真有画龙点睛的作用，喝起来甜丝丝、清凉凉，味道好极了。酷热的夏天，一碗绿豆汤，足以慰平生。

母亲每年夏天都会在小菜园里种上黄瓜和苦瓜。餐桌上有了这两种菜，夏天的味道就出来了。黄瓜一般都是凉拌，洗干净后，在案板上拍几下，切开来，放入调料即可。凉拌黄瓜清脆爽口，最适合夏天吃。苦瓜的味道，我最初是接受不了的。母亲总说：“苦瓜越嚼越有味，吃到最后，满口的清新爽脆！”母亲把苦瓜切薄片，用开水焯过，凉拌或者跟其他菜一起炒。苦瓜是“君子菜”，不会把苦味传给别的菜。我试着吃苦瓜，渐渐爱上了母亲做的凉拌苦瓜。把焯过的苦瓜放到白瓷盘里，拌上香油、白醋等，最后再用几根红椒丝点缀一下，看上去赏心悦目，吃起来味道绝佳。细细咀嚼，口感脆爽，真的能品出苦尽甘来的滋味呢。

母亲告诉我，夏天清凉的食物虽然好吃，但不能贪多贪凉，凡事要有度，不然肠胃会受不了。

酷夏漫长，但智慧的人们用各种方式炮制种种清凉，来对抗夏天的炎热。感谢母亲，给了我一个又一个清凉的夏天，也让我学会了那么多生活的智慧。